

卷九

書名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十卷 明刊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卷 卷九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編號 D8644700

即炎
 瑞鳳
 蓋此數
 語中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雙紅堂

第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豪華去後行人絕
 寶琴零落金星滅
 當時歌舞人不回
 佳人體似酥
 暗怪教君骨髓枯

簫箏不響歌喉咽
 玉階寂寞墜秋露
 化為今日西陵灰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雄劍無威光彩沉
 月照當時歌舞處
 雖然不見人頭落

這一日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脩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岩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雖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4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十卷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古倫書局

K 2971(5)

U. 4. 51
8
4. 3

双紅堂
小説
48(5)

新刻繡像評點金瓶梅卷之九

第四十一回

兩孩兒聯姻共笑嬉

二佳人憤深同氣苦

滿庭芳前

瀟洒佳人風流才子天然分付成雙
蘭堂綺席燭影輝熒煌數幅
紅羅錦繡寶粧篆金鴨焚香
分明是芙蓉浪裡一對鴛鴦

話說西門慶在家中裁縫僱造衣服那消兩日就完了到十二日喬家使人邀請早辰西門慶先送了禮去那日月娘并眾姊妹大妗子六頂轎子一搭兒起身留下孫雪娥看家娘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又令來興媳婦蕙秀伏侍盪衣服又是兩頂小轎西門慶在家看着賁四料了花兒匠來紫縹烟火在大廳捲棚內掛燈使小廝拏帖兒往玉皇親宅內定下戲子俱不必細說後晌時分走到金蓮房中金蓮不在家春梅在旁伏侍茶飯放

春梅意
見往
高人一
頭可是
人品成
于後
者其
而志

桌兒吃酒。西門慶因對春梅說十四日請眾官娘子。你們四個都打扮出去。與你娘跟着通酒。也是好處。春梅聽了。斜靠着桌兒說道。你若叫。只叫他三個出去。我是不出去。西門慶道。你怎的不出去。春梅道。娘們都新做了衣裳。陪侍眾官戶娘子。便好看。俺們一個一個。只像燒爛了卷子一般。平白出去惹人家笑話。西門慶道。你們都有各人的衣服。首飾。珠翠。花朵。春梅道。頭上將就戴着罷了。身上有數那兩件舊片子。怎麼好穿出去。見人的。到沒的。羞刺刺的。西門慶笑道。我曉的。你這小油嘴兒。見你娘們做了衣裳。却使性兒起來。不打緊。叫趙裁來。連大姐帶你四個。每人都裁三件。一套段子衣裳。一件遍地錦比甲。春梅道。我不比與他。我還問你要件白綾襖兒。搭襯着大紅遍地錦比甲兒穿。西門慶道。你要不打緊。少不的也與你大姐裁一件。春梅道。大姑娘有一件罷了。我却没有。他也說不的。

西門慶於是拏鑰匙開樓門。揀了五套段子衣服。兩套遍地錦比甲兒。一件白綾裁了兩件。白綾對衿襖兒。惟大姐和春梅是大紅遍地錦比甲兒。迎春。玉簫。蘭香。都是藍綠顏色衣服。都是大紅段子織金對衿襖。翠藍邊拖裙。共十七件。一面叫了趙裁來。都裁剪停當。又要一疋黃紗做裙腰。貼裡一色都是杭州綉兒。春梅方纔喜歡了。陪侍西門慶在屋裡吃了一日酒。說笑頑耍不題。且說吳月娘眾姊妹到了喬大戶家。原來喬大戶娘子。那日請了尚舉人娘子。并左隣朱臺官娘子。崔親家母。并兩個外甥姪女兒。段大姐。及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叫了兩個妓女。席前彈唱。聽見月娘眾姊妹。和吳大娘子到了。連忙出儀門首迎接。後廳敘禮。趕着月娘。呼姑娘。李嬌兒。眾人都排行叫二姑娘。三姑娘。俱依吳大娘子那邊稱呼之禮。又與尚舉人朱臺官娘子敘禮畢。段大姐。鄭三姐。向前拜見了。各依次坐。

下丫鬚遞過了茶。喬大戶出來拜見，謝了禮。他娘子讓進眾人房中去寬衣服，就放桌兒擺茶，請眾堂客坐下吃茶。妳子如意兒和惠秀在房中看官哥兒，另自管待。須臾吃了茶，到廳屏開孔雀，褥隱芙蓉，正面設四張桌席。讓月娘坐了首位，其次就是尚舉人娘子、吳大妗子、朱臺官娘子、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喬大戶娘子、關席坐位。旁邊放一桌，是段大姐、鄭三姐，共十一位。兩個妓女在旁邊唱上了湯飯。厨役上來獻了頭一道水晶鵝。月娘賞了二錢銀子。第二道是頓爛烤蹄兒。月娘又賞了一錢銀子。第三道獻燒鴨。月娘又賞了一錢銀子。喬大戶娘子下來遞酒。遞了月娘過去，又遞尚舉人娘子。月娘就下來往後房換衣服。勾臉去了。孟玉樓也跟下來到了喬大戶娘子臥房子。只見妳子如意兒看守着官哥兒在炕上鋪着小褥子。兒倘着他家新生的長姐，也在傍邊臥着。兩個你打我

甚心歡喜

玉樓自酌瓶兒自媚金蓮猶不在此何不出人言也

下兒我打你下兒頑要把月娘玉樓見了喜歡的要不得說道他兩個倒好相兩口兒只見吳大妗子進來說道大妗子你來瞧瞧兩個倒相小兩口兒大妗子笑道正是孩兒每在炕上張手蹬腳兒的你打我我打你小姻緣一對兒要子喬大戶娘子和眾堂客都進房來吳妗子如此這般說喬大戶娘子道列位親家聽着小家兒人家怎敢攀的我這大姑娘府上月娘道親家好說我家嫂子是何人鄭三姐是何人我與你愛親做親就是一家小兒也玷辱不了你家小姐如何却說此話玉樓推着李瓶兒說道李大姐你怎的說那李瓶兒只是笑吳妗子道喬親家不依我就惱了尚舉人娘子和朱臺官娘子皆說道難爲吳親家厚情喬親家你休謙辭了因問你家長姐去年十一月生的月娘道我家小兒六月廿三日生的原大五個月正是兩口兒眾人不繇分說把喬大戶娘子和月娘李瓶兒

拉到前廳兩個就割了衫襟兩個妓女彈唱着旋對喬大戶說了拏出菓盒三段紅來遞酒月娘一面分付玳安琴童快往家中對西門慶說旋擡了兩罈酒三疋段子紅綠板兒絨金絲花四個蝶甸大菓盒兩家席前掛紅吃酒一面堂中畫燭高擎花燈燦爛麝香飄飄喜笑匆匆兩個妓女啓朱唇露皓齒輕撥玉阮斜抱琵琶唱着衆堂客與吳月娘喬大戶娘子李瓶兒三人都簪了花掛了紅遞了酒各人都拜了從新復安席坐下飲酒厨子上了一道裹餡壽字雪花糕喜重重瀟池嬌並頭蓮湯月娘坐在上席滿心歡喜玳安過來賞一疋大紅與厨役兩個妓女每人都是一疋俱磕頭謝了喬大戶娘子不放鬆身還在後堂留坐擺了許多勸碟細菓攢盒約吃到一更時分月娘等方纔拜辭回來說道親家明日好友下降寒舍那里坐坐喬大戶娘子道親家盛情家老兒說來只怕席間不好坐

前改日望親家去罷月娘道好親家再沒人親家只是見外因留了大娘子你今日不去明日同喬親家一搭兒裏來罷大娘子道喬親家別的日子你不去罷到十五日你正親家生日你莫不也不去喬大戶娘子道親家十五日好日子我怎敢不去月娘道親家若不去大娘子我交付與你只在你身上于是生死把大娘子留下了然後作辭上轎頭裡兩個排軍打着兩個大紅燈籠後邊又是兩個小廝打着兩個燈籠吳月娘在頭裡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一字在中間如意兒和惠秀隨後玳子轎子裏用紅綾小被把官哥兒裹得沿沿的恐怕冷脚下還蹬着銅火爐兒兩邊小廝圍隨到了家門首下轎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酒月娘等衆人進來道了萬福坐下衆丫鬟都來磕了頭月娘先把今日酒席上結親之話告訴了一遍西門慶聽了道今日酒席上有那幾位堂客月娘道有尚舉

人娘子朱序班娘子崔親家母兩個姪女西門慶說做親也罷了只是有些。不搬陪月娘道。倒是我嫂子見他家新養的長姐和咱孩子在床炕上。睡着都蓋着那被窩兒。你打我一下兒。我打你一下兒。恰是小兩口兒。一般纔叫了俺們去。說將起來。酒席上就不因不繇。做了這門親。我方纔使小厮來對你說。擡送了花紅菓盒去。西門慶道。既做親也罷了。只是有些。不搬陪些。喬家雖有這個家事。他只是個縣中大戶。白衣人。你我如今見。居着這官。又在衙門中管着事。到明日會親酒席間。他戴着小帽。與俺這。官戶怎生相處。甚不雅相。就是前日荆南岡。及營里張親家。再三趕着。和我做親。說他家小姐。今纔五個月兒。也和咱家孩子同歲。我嫌他沒娘。母子是房裡生的。所以沒曾應承。他想不到與他家做了親。潘金蓮在旁。接過來道。嫌人家是房裡養的。誰家是房外養的。就是喬家這孩子。也是。

金蓮將
交便以
取愛矣
利亦以
招本讀
此

可憐
于三藏
之錄

房裡生的。正是險道神撞着壽星老兒。你也休說我長。我也休嫌你短。西門慶聽了此言。心中大怒。罵道。賊淫婦。還不過去。人這里說話。也插嘴插舌的。有你甚麼說處。金蓮把臉羞的通紅了。抽身走出來。說道。誰說這里有我說處。可知我沒說處哩。看官聽說。今日潘金蓮在酒席上。見月娘與喬大戶家做了親。李瓶兒都被紅簷花逼酒。心中甚是氣憤。來家又被西門慶罵了這兩句。越發急了。走到月娘這邊屋裡。哭去了。西門慶因問大娘子。怎的不來。月娘道。喬親家母。明日見有眾官娘子。說不得來。我留下他在那里。教明日同他一搭兒裡來。西門慶道。我說只這席間坐次上。不好相處。到明日。怎麼廝會說了。回話。只見孟玉樓也走到這邊屋裡來。見金蓮哭泣。說道。你只顧惱。怎的隨他說幾句罷了。金蓮道。早是你旁邊聽着。我說他什麼。及話來。他說別家是房裡養的。我說喬家是房外養。

的也是房裡生的那個紙包兒包着。瞞得過人賊不逢好死的強人就睜
着眼罵起我來罵的人那絕情絕義怎的沒我說處改變了心教他明日
現報在我的眼裡多大的孩子一個懷抱的尿泡種子平白板親家有錢
沒處施展的爭破臥單沒的益狗咬尿胞空歡喜如今做濕親家還好到
明日休要做了乾親家纔難吹殺燈擠眼兒後來的事看不見做親時人
家好過三年五載方了的纔一個兒玉樓道如今人也賊了不幹這個營
生論起來也還早哩纔養的孩子割甚麼衫襟無過只是圖往來扳陪着
耍子兒罷了金蓮道你便浪擲着圖扳親家耍子平白教賊不合鈕的強
人罵我玉樓道誰教你說話不着個頭項兒就說出來他不罵你罵狗金
蓮道我不好說的他不是房裡是大老婆就是喬家孩子是房裡生的還
有喬老頭子的些氣兒你家失迷家鄉還不知是誰家的種兒哩玉樓聽

必然的又何

一到瓶兒開口不使人變便使人

了一聲兒沒言語坐了一回金蓮歸房去了李瓶兒見西門慶出來了從
新花枝招颺與月娘磕頭說道今日孩子的事累姐姐費心那月娘笑嘻嘻
也倒身還下禮去說道你喜呀李瓶兒道與姐姐同喜磕畢頭起來與
月娘李嬌兒坐着說話只見孫雪娥大姐來與月娘磕頭與李嬌兒李瓶
兒道了萬福小玉拿茶來正吃茶只見李瓶兒房裡丫鬟綉春來請說哥
兒屋裏尋哩爹使我請娘來了李瓶兒道你慌的三不知就抱的屋裏
去了一搭兒去也罷了只怕孩子沒個燈兒月娘道頭裡進門到是我叫
他抱的房裡去恐怕晚了小玉道頭裡如意兒抱着他來安兒打着燈籠
送他來李瓶兒道這等也罷了于是作辭月娘回房中來只見西門慶在
屋裡官哥兒在妳子懷裡睡着了因說你如何不對我說就抱了他來如
意兒道大娘見來安兒打着燈籠就趕着燈兒來了哥哥哭了一回纔拍

着他睡着了，西門慶道：「他尋了這一回，纔睡了。」李瓶兒說：「舉望着他，笑嘻嘻說道：『今日與孩兒定了親，緊你替我磕個頭兒。』」於是插燭，也是磕下去，喜歡的。西門慶滿面堆笑，連忙拉起來，做一處坐的。一面令迎春擺下酒兒，兩個吃酒。且說潘金蓮到房中，使性子沒好氣。明知道西門慶在李瓶兒這邊，因秋菊開的門遲了，進門就打了兩個耳刮子，高聲罵道：「賊淫婦，才怎的，叫了恁一日不開，你做什麼來？我且和你答話。」於是走到屋裡坐下，春梅走來，磕頭遞茶。婦人問他：「賊奴才，他在屋裏做什麼來？」春梅道：「在院子裏坐着來。」我這等催他，還不理。婦人道：「我知道他和我兩個，氣氣黨黨，太尉吃匾食，他也學人照樣兒欺負我。待要打他，又恐西門慶聽見，不言語。心中又氣，一面卸了濃粧，春梅與他搭了鋪上床就睡了。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去了，婦人把秋菊叫，他頂着大塊柱石跪在院子裏。」

尖嘴人
當受此
氣亦亦
病

沒把

的他梳了頭，教春梅扯了他褲子，拏大板子要打他。春梅道：「好乾淨的奴才，教我扯褲子到沒的污濁了我的手。」走到前邊，旋叫了畫童兒，扯去秋菊的衣。婦人打着他，罵道：「賊奴才淫婦，你從幾時就恁大來，別人與你，我却不要與你。姐姐，你知我見的將就，膿着些兒罷了。平白撐着頭兒，逞什麼強？姐姐，你休要倚着我，到明日洗着兩個眼兒，看着你哩。」一面罵着，又打了又罵，打的秋菊殺猪也似叫。李瓶兒那邊，纔起來，正看着妳子打發官哥兒，睡着了。又說醒了，明明白白，聽見金蓮這邊打丫鬟罵的言語兒，有因一聲兒，不言語說的，只把官哥兒耳朵，握着一面使繡春去對你。五娘說：「休打秋菊罷。」官哥兒纔吃了些奶，睡着了。金蓮聽了，越發打的秋菊，狠了。罵道：「賊奴才，你身上打着一萬把刀子，這等叫饒，我是恁性兒，你越叫，我越打，莫不為你拉斷了路行人，人家打了頭也來看看你，好姐姐對漢。」

這樣可恨

子說把我別變了。罷。李瓶兒這邊分明聽見指罵的是他，把兩隻手氣的冰冷，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早辰茶水也沒吃，攬着官哥兒在炕上就睡着了。等到西門慶衙門中回家入房來看官哥兒，見李瓶兒哭的眼紅紅的，睡在炕上，問道：你怎的這咱還不梳頭？上房請你說話，你怎揉的眼。恁紅紅的李瓶兒也不題金蓮指罵之事，只說我心中不自在。西門慶告說：喬親家那里送你的生日禮來了一疋尺頭，兩罈南酒，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四樣下飯，又是哥兒送節的兩盤元宵，四盤蜜食，四盤細菓，兩掛珠子，吊燈兩座，羊皮屏風燈兩疋，大紅官段一頂，青段擦的金八吉祥帽兒，兩雙男鞋，六雙女鞋，咱家倒還沒往他那里去。他又早與咱孩兒送節來了。如今上房的請你計較去。他那里使了個孔嫂兒和喬通押了禮來。大妗子先來了，說明日喬親家母不得來，直到後日纔來。他家有一門子做

皇親的喬五太太聽見和咱們做親，好不喜歡。到十五日也要來走走，咱少不得補個帖兒請去。李瓶兒聽了，方慢慢起來梳頭，走到後邊拜了大妗子。孔嫂兒正在月娘房裡待茶，禮物擺在明間內，都看了一面打發回盒起身，與了孔嫂兒喬通每人兩方手帕，五錢銀子，寫了回帖去了。正是：但將鐘鼓悅和愛好，把犬羊爲國羞。有詩爲証。

西門獨富太驕矜 襁褓孩兒結做親 不獨資財如糞土
也應嗟嘆後來人

第四十二回 逞豪華門前放烟火 賞元宵樓上醉花燈

星月當空萬燭燒 人間天上兩元宵 樂和春奏聲偏好
人蹈衣歸馬亦嬌 易老韶光休浪度 最公白髮不相饒
千金博得斯須刻 分付譙更仔細敲

話說西門慶打發喬家去了，走來上房和月娘大妗子、李瓶兒商議月娘道：他家既先來與咱孩兒送節，咱少不得也買禮過去，與他家長姐送節，就權爲插定一般，庶不差了禮數。大妗子道：咱這裡少不的立上個媒人，往來方便些。他家是孔嫂兒，咱家安上誰好？西門慶道：一客不煩二主就安上老馮罷。于是連忙寫了請帖八箇，就叫老馮來同玳安拿請帖盒兒。十五日請喬老親家母、喬五太太，并尚舉人娘子、朱序班娘子、崔親家母、段大姐、鄭三姐來赴席，與李瓶兒做生日，并吃看燈酒。一面分付來興兒拿銀子，早定下蒸酥點心，并羹菓食物，又是兩套遍地錦羅段衣服，一件大紅小袍兒，一頂金絲縐紗冠兒，兩盞雲南羊角珠燈，一盒衣翠一對小，金手鐲四個，金寶石戒指兒。十四日早裝盒擔，教女婿陳敬濟和賁四穿青衣服押送過去。喬大戶那邊酒筵管待，重加答賀，回盒中又回了許多。

生活鞋脚俱不必細說，正亂着，應伯爵來講李智黃四官銀子事，看見問其所以。西門慶告訴與喬大戶結親之事，十五日好，友請令正來陪親家坐坐。伯爵道：嫂子呼喚房下必定來。西門慶道：今日請眾堂官娘子吃酒，咱每往獅子街房子內看燈去罷。伯爵應諾去了。不題。且說那日院中吳銀兒先送了四盒禮來，又是兩方銷金汗巾，一雙女鞋，送與李瓶兒上壽。就拜乾女兒。月娘收了禮物，打發轎子回去。李桂姐只到次日纔來，見吳銀兒在這裡，便悄悄問月娘：他多咱來的？月娘如此這般告他說。昨日送了禮來，拜認你六娘做乾女兒了。李桂姐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一日只和吳銀兒使性子，兩個不說話。却說前廳王皇親家二十名小廝，兩個師父領着挑了箱子來，先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分付西廂房做戲房，管待酒飯。不一時，周守備娘子、荆都監母親、荆太太與張團練娘子都先到了，俱

無謂
笑

是大轎排軍唱道。家人媳婦跟隨。月娘與眾姊妹都穿着袍出來迎接。至後廳敘禮與眾親相見畢。讓坐進茶。等着夏提刑娘子到。纔擺茶。不料等到日中。還不見來。小廝邀了兩三遍。約午後纔喝了道來。擡着衣匣。家人媳婦跟隨。許多僕從擁護。鼓樂接進後廳。與眾堂客見畢。禮數依次序坐下。先在捲棚內擺茶。然後大廳上坐。春梅玉蕭迎春蘭香。都是齊整粧束。席上捧茶斟酒。那日扮的是西廂記。不說畫堂深處。珠圍翠繞。歌舞吹彈。飲酒單表西門慶打發堂客上了茶。就騎馬約下。應伯爵謝希大往獅子街房裏去了。分付四架烟火。拿一架那里去。晚夕堂客跟前放兩架。旋叫了個厨子。家下擡了兩食盒。下飯菜蔬。兩罈金華酒去。又叫了兩個唱的。董嬌兒韓玉釧兒。原來西門慶已先使玳安顧轎子請王六兒同往獅子街房裡去。玳安見婦人道。爹說請韓大嬌那里。晚夕看放烟火。婦人笑道。

我羞刺刺怎麼好去的。你韓大叔知道不。玳安道。爹對韓大叔說了。教你老人家快收拾哩。因叫了兩個唱的。没人陪他。那婦人聽了。還不動身。一回只見韓道國來家。玳安道。這不是韓大叔來了。韓大嬌這里不信我。說哩。婦人向他漢子說。真個教我。去韓道國道。老爹再三說。兩個唱的没人陪他。請你過去。晚夕就看放烟火。你還不收拾哩。剛纔教我。把舖子也收了。就晚夕一搭兒。裡坐坐。保官兒也往家去了。晚夕該他上宿哩。婦人道。不知多咱纔散。你到那里坐回。就來罷。家裡没人。你又不該上宿。說畢。打扮穿了衣服。玳安跟隨。逕到獅子街房裡來。來昭妻一丈青。早在房裡收拾下床。炕帳幔褥被。安息沉香薰的。噴鼻香。房裡吊着一對紗燈籠。籠着一盆炭火。婦人走到裡面。炕上坐下一丈青走出來。道了萬福。拿茶吃了。西門慶與應伯爵看了。回燈纔到房子裡。兩個在樓上打雙陸。樓上除了

請客來
看烟火
却收拾
床鋪妙
甚

六扇窗戶，掛着簾子，下邊就是燈市，十分鬧熱，打了回雙陸，收拾吃飯了。二人在簾裡觀看燈市，但見

萬井人烟錦綉圖，香車寶馬鬧如雷，
鰲山聳出青雲上，何處遊人不看來。

二人看了一回，西門慶忽見人叢裡謝希大，祝實念同一個戴方巾的，在燈棚下看燈，指與伯爵瞧，因問那戴方巾的，你可認的他，伯爵道：此人眼熟不認的，他西門慶便叫玳安你去下邊悄悄請了謝爹來，休教祝麻子，和那人看見。玳安小厮賊一直走下樓來，挨到人鬧裡，待祝實念和那人先過去了，從旁邊出來，把謝希大拉了一把，慌的希大回身觀看，却是玳安。玳安道：爹和應二爹在這樓上請謝爹說話，希大道：你去我知道了，等我陪他兩個到粘梅花處，就來見你爹。玳安便一道烟去了，希大到了粘

不過
杯酒
人利
便東
西擊
路拋
寫出
嘴之

梅花處，向人鬧處，就叔過一邊，繇着祝實念和那一個人，只顧尋他，便走來樓上，見西門慶應伯爵二個作揖，因說道：哥來此看燈，早辰就不呼喚兄弟一聲，西門慶道：我早辰對衆人不好邀你，每的已托應二哥到你家，請你去，說你不在家，剛纔祝麻子沒看見麼，因問那戴方巾的是誰，希大道：那戴方巾的是王昭宣府裡王三官兒，今日和祝麻子到我家，要問許不與先生，那里借三百兩銀子，央我和老孫祝麻子作保，要幹前程，入武學肄業，我那里管他這閒帳，剛纔陪他燈市裡走了，走聽見哥呼喚，我只伴他到粘梅花處，交我乘人亂，就叔開了，走來見哥，因問伯爵你來多大，回了伯爵道：哥使我先到你家，你不在我就來了，和哥在這裡打了這回雙陸，西門慶問道：你吃了飯不曾，謝希大道：早辰從哥那里出來，和他兩個搭了這一日，請吃飯來，西門慶分付玳安，厨下安排飯來，與你謝爹吃。

擺酒特來伏侍爹每。西門慶道也罷。你起來伺候。玳安快往對門請你韓大叔叔去。一時韓道國到了。作了揖。坐下一面放桌兒。擺上春盤案酒來。琴童在旁邊篩酒。伯爵與希大居上。西門慶主位。韓道國打橫坐下。把酒來斟。一面使玳安後邊請唱的去。少頃韓玉釧兒、董嬌兒兩個慢慢條斯禮上樓來。望上不當不正。磕下頭去。伯爵罵道。我道是誰來。原來是這兩個小淫婦兒。頭裡我叫着。怎的不先來見我。這等大膽。到明日不與你個功德。你也不怕。董嬌兒笑道。哥兒。那裡隔牆掠個鬼臉兒。可不把我誑殺。韓玉釧兒道。你知道愛奴兒。撥着獸頭城裡掠好箇丟醜兒的孩兒。伯爵道。哥兒。今日忒多餘了。有了李銘、吳惠在這裡唱罷了。又要這兩個小淫婦做什麼。還不趁早打發他去。大節夜還趕幾箇錢兒。等住回晚了。越發没人要了。韓玉釧兒道。哥兒。你怎麼沒羞。大爹叫了俺每來答應。又不伏

侍你。你怎的鬧出氣。伯爵道。傻小歪刺骨兒。你見在這裡。不伏侍我。你說伏侍誰。韓玉釧道。唐胖子吊在醋缸裏。把你撇酸了。伯爵道。賊小淫婦兒。是撇酸了我。等住回散了家去時。我和你答話。我左右有兩個法兒。你原出得我手。董嬌兒問道。哥兒。那兩個法兒。說來我聽。伯爵道。我頭一個是對巡捕說了。拿你犯夜。教他拿了去。拶你一頓好拶子。十分不巧。只消三分銀子。燒酒把擡轎的灌醉了。隨你這小淫婦兒去。天晚到家。沒錢不怕。鴉子不打。韓玉釧道。十分晚了。俺每不去。在爹這房子裡睡。再不教爹差人送俺每。王媽媽支錢一百文。不在干你。好淡嘴女。又十撇兒。伯爵道。我是奴才。如今年程反了。拏三道三說笑回。兩個唱的在旁彈唱春景之詞。衆人纔拿起湯飯來吃。只見玳安兒走來。報道。祝爹來了。衆人都不言語。不一時。祝實念上的樓來。看見伯爵和謝希大在上面。說道。你兩個好吃。

不一時就是春盤小菜兩碗稀爛下飯一碗爍肉粉湯兩碗白米飯希大
獨自一個吃的裏外乾淨剩下些汁湯兒還泡了碗吃了玳安收下家活
去希大在旁看着兩個打雙陸只見兩個唱的門首下了轎子擡轎的提
着衣裳包兒笑進來伯爵在窗裏看見說道兩個小淫嬌兒這咱纔來分
付玳安且別教他往後邊去先叫他樓上來見我希大道今日叫的是那
兩個玳安道是董嬌兒韓玉釧兒忙下樓說道應二爹叫你說話兩個那
裡肯來一直往後走了見了一丈青拜了引他入房中看見王六兒頭上
戴着時樣紐心鬚髻兒身上穿紫潞紬襖兒玄色披襖兒白挑線絹裙子
下邊露兩隻金蓮拖的水髻長長的紫膛色不十分搽鉛粉學個中人打
扮耳邊帶着丁香兒進門只望着他拜了一拜都在炕邊頭坐了小鉄棍
拿茶來王六兒陪着吃了兩箇唱的上上下下把眼只看他身上看一回

兩個笑一回更不知是什麼人落後玳安進來兩個悄悄問他道房中那
一位是誰玳安沒的回答只說是俺爹大姨人家接來看燈的兩個聽的
從新到房中說道俺每頭裡不知是大姨沒曾見得禮休怪于是插燭磕
了兩個頭慌的王六兒連忙還下半禮落後擺上湯飯來陪着同吃兩個
拿樂器又唱與王六兒聽伯爵打了雙陸下樓來小淨手聽見後邊唱點
手兒叫玳安問道你告我說兩個唱的在後邊唱與誰聽玳安只是笑不
做聲說道你老人家曹州兵備管事寬唱不唱管他怎的伯爵道好賊小
油嘴你不說愁我不知道玳安笑道你老人家知道罷了又問怎的說畢
一直往後走了伯爵上的樓來西門慶又與謝希大打了三貼雙陸只見
李銘吳惠兩個幕地上樓來磕頭伯爵道好呀你兩個來的正好怎知道
俺每在這裡李銘跪下說道小的和吳惠先到宅裡來宅裡說爹在這邊

擺酒特來伏侍爹每。西門慶道也罷。你起來伺候。玳安快往對門請你韓大叔去。不一時韓道國到了。作了揖坐下。一面放桌兒擺上春盤案酒來。琴童在旁邊篩酒。伯爵與希大居上。西門慶主位。韓道國打橫坐下。把酒來斟。一面使玳安後邊請唱的去。少頃韓玉釧兒、董嬌兒兩個慢條斯禮上樓來。望上不當不正。磕下頭去。伯爵罵道。我道是誰來。原來是這兩個小淫婦兒。頭裡我叫着。怎的不先來見我。這等大膽。到明日不與你個功德。你也不怕。董嬌兒笑道。哥兒。那裡隔牆掠個鬼臉兒。可不把我誑殺。韓玉釧兒道。你知道愛奴兒。撥着獸頭城裡掠好箇丟醜兒的孩兒。伯爵道。哥你今日忒多餘了。有了李銘、吳惠在這裡唱罷了。又要這兩個小淫婦做什麼。還不趁早打發他去。大節夜還趕幾箇錢兒。等住回晚了。越發没人要了。韓玉釧兒道。哥兒。你怎麼沒羞。大爹叫了俺每來答應。又不伏

侍你。你怎的鬧出氣。伯爵道。傻小歪刺骨兒。你見在這裡。不伏侍我。你說伏侍誰。韓玉釧道。唐胖子吊在醋缸裏。把你撇酸了。伯爵道。賊小淫婦兒。是撇酸了我。等住回散了家去時。我和你答話。我左右有兩個法兒。你原出得我手。董嬌兒問道。哥兒。那兩個法兒。說來我聽。伯爵道。我頭一個是對巡捕說了。拿你犯夜。教他拿了去。拶你一頓。好拶子。十分不巧。只消三分銀子。燒酒把擡轎的灌醉了。隨你這小淫婦兒去。天晚到家。沒錢不怕。鴛子不打。韓玉釧道。十分晚了。俺每不去。在爹這房子裡睡。再不教爹差人送俺每。王媽媽支錢一百文。不在干你。好淡嘴女。又十撇兒。伯爵道。我是奴才。如今年程反了。拏三道三說笑回。兩個唱的在旁彈唱春景之詞。衆人纔拿起湯飯來吃。只見玳安兒走來。報道。祝爹來了。衆人都不言語。不一時祝實念上的樓來。看見伯爵和謝希大在上面。說道。你兩個好吃。

可成個人。因說謝子純哥這裡請你也對我說一聲兒。三不知就走的來了。教我只顧在粘梅花處尋你。希大道。我也是悞行。纔撞見哥在樓上。和應二哥打雙陸。走上來作揖。被哥留住了。西門慶因令玳安兒拏椅兒來。我和祝兄弟在下邊坐罷。于是安放鍾筋在下席坐了。厨下拿了湯飯上來。一齊同吃。西門慶只吃了一個包兒。呷了一口湯。因見李銘在旁。都遞與李銘下去吃了。那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韓道國。每人吃一大盃。碗入寶攢湯三個大包子。還零四個桃花燒賣。只留了一個包兒。壓碟兒。左右收下湯碗去。斟上酒來飲酒。希大因問祝實念道。你陪他到那里纔折開了。怎知道我在這裡。祝實念如此這般告說。我因尋了你一回。尋不着。就同王三官到老孫家會了。借放債美名不與先生那里借三百兩銀子去。吃孫寡嘴老油嘴把借契寫差了。希大道。你每休寫上我。我不管。左右是你與老

今人借
銀子只
約在明
日後自
傷能不
還此
更

孫作保。討保頭錢。使因問怎的寫差了。祝實念道。我那等分付他文書寫滑着些。立與他三限。纔還他不依我。教我從新把文書又改了。希大道。你立的是那三限。祝實念道。頭一限風吹轉軸打孤雁。第二限水底魚兒跳上岸。第三限水裡石頭泡得爛。這三限交還他。謝希大道。你這等寫着。還說不滑哩。祝實念道。你到說的好。倘或一朝天旱水淺。朝廷挑河。把石頭吃做工的。兩三鏟頭。坎得稀爛。怎了那時。少不的還他銀子。眾人說笑了。一回看看天晚。西門慶分付樓上點燈。又樓簷前一盞。羊角玲燈。甚是奇巧。家中月娘又使棋童兒和排軍。擡送了四個攢盒。都是美口糖食。細巧菓品。西門慶叫棋童兒問道。家中眾奶奶們散了不曾。誰使你送來。棋童道。大娘使小的送來。與爹這邊下酒。眾奶奶們還未散哩。戲文扮了四指。大娘留在大門首吃酒。看放烟火哩。西門慶問有人看沒有。棋童道。

擠圍着滿街人看西門慶道我分付留下四名青衣排軍擎杆欄欄人伺候休放開雜人挨擠棋童道小的與平安兒兩個同排軍都看放了烟火並沒開雜人攪擾西門慶聽了分付把桌上飲饌都搬下去將積盒擺上厨下又擎上一道果餚元宵來兩個唱的在席前遞酒西門慶分付棋童回家看去一面重飾美酒再設珍羞教李銘吳惠席前彈唱了一套燈詞唱畢吃了元宵韓道國先往家去了少頃西門慶分付來昭將楼下開下兩間吊掛上簾子把烟火架檯出去西門慶與眾人在樓上看教王六兒陪兩個粉頭和一丈青在楼下觀看玳安和來昭將烟火安放在街心裏須臾點着那兩邊圍看的挨肩擦膀不知其數都說西門大官府在此放烟火誰人不來觀看果然紫得停當好烟火但見

一丈五高花椿四圍下山棚熱鬧最高處一隻仙鶴口裡啣着一封丹

卅九

書乃是一枝起火一道寒光直鑽透斗牛邊然後正當中一個西瓜砲迸開四下裡人物皆着感剝剝萬個轟雷皆燎徹彩蓮舫賽月明一個趕一個猶如金燈冲散碧天星紫葡萄萬架千株好似驪珠倒掛水晶簾霸王鞭到處响噫地老鼠串透人衣瓊盞玉臺端的旋轉得好看銀蛾金彈施逞巧妙難移八仙捧壽名顯中通七聖降妖通身是火黃烟兒綠烟兒氤氳籠罩萬堆霞紫吐蓮慢吐蓮燦爛爭開十段錦一丈菊與烟蘭相對火梨花共落地桃爭春樓臺殿閣頃刻不見巍巍之勢村坊社鼓彷彿難聞歡鬧之聲貨郎担兒上下光焰齊明鮑老車兒首尾迸得粉碎五鬼鬧判焦頭爛額見得十面埋伏馬到人馳無勝負總然費却萬般心只落得火滅烟消成煨燼

應伯爵見西門慶有酒了剛看罷烟火下樓來因見王六兒在這裡推小

淨手拉着謝希大祝實念也不辭西門慶就走了玳安便道二爹那里去伯爵何他耳邊說道傻孩子我頭裡說的那本帳我若不起身別人也只顧坐着顯的就不趣了等你爹問你只說俺每都跑了落後西門慶見烟火放了問伯爵等那里去了玳安道應二爹和謝爹都一路去了小的攔不回來多上覆爹西門慶就不再問了因叫過李銘吳惠來每人賞了一大巨杯酒與他吃分付我且不與你唱錢你兩個到十六日早來答應還是應二爹三個并眾夥計當家兒晚夕在門首吃酒李銘跪下道小的告稟爹十六日和吳惠左順鄭奉三個都往東平府新陞的胡爹那里到任官身去只到後晌纔得來西門慶道左右俺每晚夕纔吃酒哩你只休悞了就是了二人道小的並不敢悞兩個唱的也就來拜辭出門西門慶分付明日家中堂客擺酒李桂姐吳銀姐都在這裡你兩個好友來走一走

二人應諾了一同出門不在語下西門慶分付來昭玳安琴童收家活滅息了燈燭就往後邊房裡去了且說來昭兒子小鉄棍兒正在外邊看放了烟火見西門慶進去了就來樓上見他爹老子收了一盤子雜合的肉菜一甌子酒和些元宵拿到屋裡就問他娘一丈春討被他娘打了兩下不防他走在後邊院子裏頑耍只聽正面房子裏笑聲只說唱的還沒去哩見房門關着就在門縫裡張看見房裡掌着燈燭原來西門慶和玉六兒兩個在床沿子上行房西門慶已有酒的人把老婆倒接在床沿上褪去小衣那話上使着托子幹後庭花一進一退往來擗打何止數百回擗打的連聲响噍其喘息之聲往來之勢猶賽折床一般無處不聽見這小孩子正在那里張看不防他娘一丈青走來看見揪着頭角兒拖到前邊鑿了兩個栗爆罵道賊禍根子小奴才兒你還少第二遭死又往那裡聽

他去了，於是與了他幾個元宵吃了，不放他出來，就說住他上炕睡了。西門慶和老婆足幹搗，有兩頓飯時，纔了事。玳安打發擡轎的，酒飯吃了，跟送他到家，然後纔來同琴童兩個打着燈兒，跟西門慶家去。正是

不愁明月盡

自有夜珠來

第四十三回

爭寵愛金蓮惹氣

賣富貴吳月攀親

滿庭芳後

情懷增悵望，新歡易失，往事難猜。問籬邊黃菊，知爲誰開。謾道愁須滯酒，酒未醒，愁已先回。憑闌久，金波漸轉，白露點蒼苔。

話說西門慶歸家，已有三更時分。吳月娘還未睡，正和吳大妗子眾人說話。李瓶兒還伺候着與他通酒。大妗子見西門慶來家，就過那邊去了。月娘見他有酒了，打發他脫了衣裳，只教李瓶兒與他磕了頭，同坐回閣了。

回今日酒席上話，玉簫點茶來吃。因有大妗子在，就往孟玉樓房中歇了。到次日，厨役早來收拾酒席。西門慶先到衙門中拜牌，大發放。夏提刑見了，致謝日昨房下厚擾之意。西門慶道：「日昨甚是簡慢，恕罪。恕罪。」來家早有喬太戶家使孔嫂兒引了喬五太太家人送禮來了。西門慶收了，家人管待酒飯。孔嫂兒進月娘房裡坐的，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轎子也先來了。拜了月娘眾人，都陪着吃茶。正值李智黃四闕了一千兩香蠟銀子，賁四從東平府押了來家。應伯爵打聽得知，亦走來幫扶交納。西門慶令陳敬濟擎天平在廳上兌明白收了。黃四又拿出四錠金鑲兒來，重三十兩，筭一百五十兩利息之數，還欠五百兩，就要搗換了。合同西門慶分付二人，你等過燈節再來計較。我連日家中有事，那李智黃四老爹長老爹短，千恩萬謝出門。應伯爵因記掛着二人，許了他此業障兒，趁此機會好問。

明明面
獎知說
不是面
獎令人
多角此
法

他要正要跟隨同去又被西門慶叫住說話因問昨日你每三個怎的三不知就走了伯爵道昨日甚是深擾哥本等酒多了我見哥也有酒了今日嫂子家中擺酒已定還等哥說話俺每不走了還只顧纏到多咱我猜哥今日也沒往衙門裡去本等連日辛苦西門慶道我昨日來家已有三更天氣今日還早到衙門拜了牌坐廳大發放理了回公事如今家中治料堂客之事今日觀裡打上元醮拈了香回來還趕往周菊軒家吃酒去不知到多咱纔得來家伯爵道虧哥好神思你的大福不是面獎若是第二個也成不的兩個說了一回西門慶要留伯爵吃飯伯爵道房下轎子已叫下了便來也舉手作辭出門一直趕黃四李智去了正是一

假饒駕霧騰雲術

取火鑽冰只要錢

西門慶打發伯爵去了手中拿着黃烘烘四錠金錫兒心中甚是可愛也

中不言心裡暗道李大姐生的這孩子甚是脚硬一養下來我平地就得起官我今日與喬家結親又進這許多財于是用袖兒抱着那四錠金錫兒也不到後邊徑往李瓶兒房裡來正走到潘金蓮角門首只見金蓮出來看見叫他問道你手裡托的是什麼東西兒過來我瞧瞧那西門慶道等我回來與你瞧托着活氣一直往李瓶兒那邊去了金蓮見叫不回他來心中就在幾分羞訕說道什麼罕稀貨忙的這等說人了刺刺的不與我瞧罷賊跌折腿的三寸貨強盜進他門去死齊的把那兩條腿搥折了纔現報了我的眼却說西門慶拿着金子走入李瓶兒房裡見李瓶兒纔梳了頭娘子正抱着孩子頑耍西門慶一徑把四個金錫兒抱着教他手兒搥弄李瓶兒道是那裡的只怕冰了他手西門慶道是李智黃四今日還銀子推折利錢的李瓶兒生怕冰着他取了一方通花汗巾兒與他裹着要

子只見玳安走來說道：雲夥計騎了兩疋馬來，在外邊請爹出去。瞧西門慶問道：雲夥計他是那裏的馬？玳安道：說是他哥雲叅將邊上稍來的。正說着，只見後邊李嬌兒、孟玉樓陪着大妗子，并他媳婦鄭三姐都來。李瓶兒房裡看官哥兒、西門慶丟了，那四錠金子，就往外邊看馬去了。李瓶兒見衆人來到，只顧與衆人見禮讓坐，也就忘記了。孩子拿着這金子，弄來弄去，少了一錠，只見妳子如意兒問李瓶兒道：娘沒曾收哥兒要的？那錠金子，怎只三錠，少了一錠了？李瓶兒道：我沒曾收，我把汗巾子替他裹着哩。如意兒道：汗巾子也落在地下了，那裏得那錠金子？屋裡就亂起來。妳子問迎春、迎春就問老媽、老媽道：耶噪耶噪，我老身就瞎了眼，也沒看見老身在這裡。恁幾年莫說折針斷線，我不敢動娘他老人家。知道我就是金子，我老身也不愛你，每守着哥兒，怎的冤枉起我來了？李瓶兒笑

你家就是王十萬也使不的一錠金子，至少重十來兩，也值五六十兩銀子，平白就罷了，瓮裡走了驚，左右是他家一窩子，再有誰進他屋裏去，正說着，只見西門慶進來，兌收賁四傾的銀子，把剩的那三錠金子交與月娘收了。因告訴月娘，此是李智黃四還的四錠金子，拿了與孩子要了，要就不見了。一錠分付月娘，你與我把各房裡丫頭叫出來審問。審問我使小廝街上買，很勸去了，早拏出來，便罷，不然我就叫很勸抽起來。月娘道：論起來，這金子也不該拏與孩子，沉甸甸水着他，一時砸了他手脚，怎了。潘金蓮在旁接過來說道：不該拏與孩子要，只恨拏不到他屋裡，頭裡叫着想回頭也怎的，恰似紅眼軍搶將來的，不教一個人兒知道。這回不見了金子，虧你怎麼有臉兒來對大姐姐說。教大姐姐替你查考各房裡丫頭，教各房裡丫頭口裡不笑，秘眼裏也笑幾句，說的西門慶急了，走向前

把金蓮按在月娘炕上，提起拳來，罵道：「狠殺我罷了，不看世界面上，把你這小極刺骨兒，就一頓拳頭打死了。」單管嘴尖舌快的，不啻你事也來，插一脚。那潘金蓮就假做喬粧，哭將起來，說道：「我曉的你倚官仗勢，倚財為王，把心來橫了，只欺負的是我。你說你這般威勢，把一箇半箇人命兒打死了，不放在意裏，那個攔着你手兒哩？不成，你打不是的。我隨你怎麼打，難得只打得有這口氣兒在着。若沒了，愁我家那病媽媽子，不問你要人，隨你家怎麼有錢有勢，和你家一迤一狀，你說你是衙門中千戶，便怎的無故，只是個破紗帽債殼子窮官罷了，能禁的幾個人命，就不是教皇帝敢殺下人也怎的。」幾句說的，西門慶反呵呵笑了道：「看這小極刺骨兒，這等刀嘴，我是破紗帽窮官，教丫頭取我的紗帽來，我這紗帽那塊兒破，這清河縣問聲我，少誰家銀子，你說我是債殼子。」金蓮道：「你怎的叫我是極」

數語咄咄強中更
含軟媚
認真處
微帶戲
說非有
二十分
奇妬二
十分是
膽二十
分良心
利口不
能言和
圓活也
此金蓮
真可人
也

刺骨來，因跳起一隻腳來，你看老娘這腳，那些兒放着歪，你怎罵我是極刺骨。月娘在旁，嘆道：「你兩個銅盆撞了鐵刷帚，常言惡人自有惡人磨，見了惡人沒奈何，自古嘴強的爭一步。」六姐也虧你這箇嘴頭子，不然嘴鈍些兒也成不的。那西門慶見奈何不過，他穿了衣裳往外去了，迎見玳安來說：「周爺家差人邀來了，請問爹先往打醮處去，往周爹家去。」西門慶分付打醮處，教你姐夫去罷，伺候馬。我往你周爺家吃酒去，就是了。只見王皇親家扮戲兩個師父，率眾過來，與西門慶叩頭。西門慶教書童看飯與他吃，說今日你等用心伏侍眾奶奶，我自有重賞。你要上邊打箱去，那師父跪下說道：「小的每若不用心，答應豈敢討賞。」西門慶因分付書童，他唱了兩日，連賞賜封下五兩銀子賞他。書童應諾。西門慶就上馬往周守備家吃酒去了。單表潘金蓮在上房坐的，吳月娘便說：「你還不往屋裡勻勻。」

月娘婆
心畧無

一毫彼
此不

金蓮可
見小人
雅素

月也善
薩也
鬼使也
使他人
皆此又
不契
田多

那臉去。搽的。恁。紅。紅。的。等。住。回。人。來。看。着。什。麼。張。致。誰。教。你。惹。他。來。我。倒。
替。你。捏。兩。把。汗。若。不。是。我。在。眼。前。勸。着。你。着。鬼。是。也。有。幾。下。子。打。在。身。上。
漢。子。家。臉。上。有。狗。毛。不。知。好。友。只。顧。下。死。手。的。和。他。纏。起。來。了。不。見。了。金。
子。隨。他。不。見。去。尋。不。尋。不。在。你。又。不。在。你。屋。裡。不。見。了。平。白。扯。着。脖子。和。
他。強。怎。麼。你。也。丟。了。這。口。氣。兒。罷。幾。句。說。的。金。蓮。閉。口。無。言。往。屋。裡。勻。臉。
去。了。不。一。時。李。瓶。兒。和。吳。銀。兒。都。打。扮。出。來。到。月。娘。房。裡。月。娘。問。他。金。子。
怎。的。不。見。了。剛。纔。惹。他。爹。和。六。姐。兩。個。在。這。裏。好。不。辨。了。這。回。嘴。差。些。兒。
沒。曾。辨。惱。了。打。起。來。吃。我。勸。開。了。他。爹。就。往。人。家。吃。酒。去。了。分。付。小。廝。買。
狠。筋。去。了。等。他。晚。上。來。家。要。把。各。房。丫。頭。抽。起。來。你。屋。裡。丫。頭。老。婆。管。着。
那。一。門。兒。來。看。着。孩。子。要。便。不。見。了。他。一。錠。金。子。是。一。個。半。個。錢。的。東。西。
兒。也。怎。的。李。瓶。兒。道。平。白。他。爹。拏。進。四。錠。金。子。來。與。孩。子。要。我。亂。着。陪。大。

半兒初
笑矣

好。子。和。鄭。三。姐。並。他。二。娘。坐。着。說。話。誰。知。就。不。見。了。一。錠。如。今。丫。頭。推。你。
子。妹。子。推。老。媽。急。的。媽。媽。哭。哭。啼。啼。只。要。尋。死。無。眼。難。明。勾。當。如。今。冤。
誰。的。是。吳。銀。兒。道。天。麼。天。麼。每。常。我。還。和。哥。兒。耍。子。早。是。今。日。我。在。這。邊。
屋。裡。梳。頭。沒。曾。過。去。不。然。怎。了。雖。然。爹。娘。不。言。語。你。心。上。何。安。誰。人。不。
愛。錢。俺。裡。邊。人。家。最。忌。叫。這。個。名。聲。兒。傳。出。去。醜。聽。正。說。着。只。見。韓。玉。釧。
兒。董。嬌。兒。兩。箇。提。着。衣。包。兒。進。來。笑。嘻。嘻。先。向。月。娘。大。好。子。李。瓶。兒。磕。了。
頭。起。來。望。着。吳。銀。兒。拜。了。一。拜。說。道。銀。姐。昨。日。沒。家。去。吳。銀。兒。道。你。怎。的。
曉。得。董。嬌。兒。道。昨。日。俺。兩。個。都。在。燈。市。街。房。子。裡。唱。來。大。爹。對。俺。們。說。教。
俺。今。日。來。伏。侍。奶。奶。一。面。月。娘。讓。他。兩。箇。坐。下。須。臾。小。玉。拏。了。兩。盞。茶。來。
那。韓。玉。釧。兒。董。嬌。兒。連。忙。立。起。身。來。接。茶。還。望。小。玉。拜。了。一。拜。吳。銀。兒。因。
問。你。兩。箇。昨。日。唱。多。咱。散。了。韓。玉。釧。道。俺。們。到。家。也。有。二。更。多。了。同。你。兄。

第吳惠都一路去的說了一回話月娘分付玉簫早些打發他們吃了茶罷等住回只怕那邊人來忙了一面放下桌兒兩方春桶四盒茶食月娘使小玉你二娘房裡請了桂姐來同吃了茶罷不一時和他姑娘來到兩個各道了禮數坐下同吃了茶收過家活去忽見迎春打扮着抱了官哥兒來頭上戴了金梁段子八吉祥帽兒身穿大紅縐衣兒下邊白綾襪兒段子鞋兒胸前項牌符索手上小金鐲兒李瓶兒看見說道小大官兒沒人請你來做什麼一面接過來放在膝蓋上看見一屋裏人把眼不住的看了這箇又看那箇桂姐坐在月娘炕上笑引闖他耍子道哥子只看着這裡想必要我抱他于是用手引了他引兒那孩子就撲到懷裏教他抱吳大妗子笑道恁點小孩兒他也曉的愛好月娘接過來說他老子是誰他明日大了管情也是小嫖頭兒孟玉樓道若做了小嫖頭兒教大媽媽

就打死了李瓶兒道小廝你姐姐抱只休湯了你姐姐衣服我就打死了桂姐道耶嚟怕怎麼湯了也罷不妨事我心裡要抱哥兒耍兒于是與他兩個嘴撮嘴兒耍子童嬌兒韓玉釧兒說道俺兩個來了這一日還沒曾唱箇兒與娘每聽因取樂器韓玉釧兒琵琶童嬌兒彈箏吳銀兒也在旁邊陪唱唱了一套繁華滿月開金索掛梧桐唱出一句來端的有落塵遶梁之聲裂石流雲之響把官哥兒諛的在桂姐懷裏只磕倒着再不敢擡頭出氣兒月娘看見便叫李大姐你接過孩子來教迎春抱到屋裡去罷好個不長進的小廝你看諛的那臉兒這李瓶兒連忙接過來教迎春掩着他耳朵抱的往那邊房裡去了四個唱的正唱着只見玳安進來說道小的到喬親家娘那邊邀來朱奶奶尚舉人娘子都過喬親家來了只等着喬五太太到了就來了大門前邊大廳上都有鼓樂迎接娘每都收

拾伺候就是了。月娘又分付後廳明間鋪下錦毯，安放坐位，捲起簾來，金鈎雙控，蘭麝香飄。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都打扮起來。家人媳婦都插金戴銀，披紅垂綠，准備迎接新親。只見應伯爵娘子應二嫂先到了，應保跟着轎子。月娘等迎接進來，見了禮數。明間內坐下，向月娘拜了，又拜說俺家的常時打攪多蒙看顧。月娘道：二娘好說，常時累你二爹良久，只聞喝道之聲漸近，前廳鼓樂响動，平安兒先進來報道：喬太太轎子到了，須臾黑壓壓一群人，跟着五頂大轎，落在門首。惟喬五太太轎子在頭裡，轎上是垂珠銀頂，天青重沿，銷金走水轎衣，使藤棍喝路。後面家人媳婦坐小轎，眼隨四名校尉，擡衣箱火爐兩個，青衣家人騎着小馬，後面隨從。其餘就是喬太戶娘子、朱臺官娘子、尚舉人娘子、崔大官媳婦、段大姐并喬通媳婦也坐着一頂小轎，跟來收疊衣裳。吳月娘與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

瓶兒、孫雪娥一箇箇打扮的似粉粧玉琢，錦繡耀目，都出二門迎接。眾堂客簇擁着喬五太太進來，生的五短身材，約七旬年紀，戴着疊翠寶珠冠，身穿大紅官繡袍兒，近面視之，髮髮皆白，正是眉分八道雪，髻結一窩絲，眼如秋水微渾，髮似楚山雲淡。接入後廳，先與吳大妗子叙畢禮數，然後與月娘等厮見。月娘再三請太太受禮，太太不肯，讓了半日，受了半禮，次與喬太戶娘子又叙其新親家之禮。彼此道及款曲，謝其厚儀已畢，然後向錦屏正面設放一張錦褥座位，坐了喬五太太，其次就讓喬大戶娘子，喬大戶娘子再三辭說，姪婦不敢與五太太上僂，讓朱臺官尚舉人娘子，兩個又不肯，彼此讓了半日。喬五太太坐了首座，其餘客東主西，兩分頭坐了。當中大方爐火，廂籠起火來，堂中氣燄如春，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箇丫頭都打扮起來，在跟前遞茶良久。喬五太太對月娘說：請西

門大人出來拜見叙親情之禮月娘道拙夫今日衙門中去了還未來家哩喬五太太道大人居于何官月娘道乃一個鄉民蒙朝廷恩例實授千戶之職見掌刑名寒家與親家那邊結親寔是有玷喬五太太道娘子說那裡話似大人這等崢嶸也殼了昨日老身聽得舍姪婦與府上做親心中甚喜今日我來會會到明日好廝見月娘道只是有玷老太太名目喬五太太道娘子是甚說話想朝廷不與庶民做親哩老身說起來話長如今當今東宮貴妃娘娘係老身親姪女兒他父母都沒了止有老身老頭兒在時曾做世襲指揮使不幸五十歲故了身邊又無兒孫輪着別門姪另替了手裡沒錢如今到是做了大戶我這箇姪兒雖是差役立身頗得過的日子庶不玷污了門戶說了一回吳大妗子對月娘說抱孩子出來與老太太看看討討壽李瓶兒慌分付奶子抱了官哥來與太太磕頭

喬太太看了誇道好個端正的哥哥卽叫過左右連忙把毡包內打開捧過一端宮中紫閃黃錦段并一副鍍金手鐲與哥兒戴月娘連忙下來拜謝了請去房中換了衣裳須臾前邊捲棚內安放四張桌席擺茶每桌四十碟都是各樣茶果細巧油酥之類吃了茶月娘就引去後邊山子花園中遊玩了一回下來那時陳敬濟打醮去吃了午齋回來了和書童兒玳安兒又早在前廳擺放桌席齊整請眾奶奶每巡酒上席端的好筵席但見

屏開孔雀襖隱芙蓉盤堆異果奇珍瓶插金花翠葉爐焚獸炭香裊龍涎白玉碟高堆麟脯紫金壺滿貯瓊漿梨園子弟簇捧着鳳管鸞簫內院歌姬緊按定銀箏象板進酒佳人雙洛浦分香侍女兩姒娥正是兩行珠翠列堦前一派笙歌陪座上

元人曲
不意
時有

吳月娘與李瓶兒同進酒，階下戲子鼓樂响動。喬太太與眾親戚，又親與李瓶兒把盞祝壽。方入席坐下，李桂姐、吳銀兒、韓玉釧兒、董嬌兒四個唱的，在席前唱了一套壽比南山。戲子呈上戲文手本，喬太太分付下來，教做王月英元夜留鞋記。厨役上來獻小割燒鴨，賞了五錢銀子。比及割凡五道湯，陳三獻戲文四摺下來。天色已晚，堂中畫燭流光，各樣花燈都點起來。錦帶飄飄，彩繩低轉。一輪明月從東而起，照射堂中。燈光掩映，樂人又在階下琵琶箏篋笙簫笛管吹打了一套燈詞畫眉序。花月滿香城，吹打畢。喬太太和喬大戶娘子叫上戲子賞了兩包一兩銀子。四個唱的，每人二錢。月娘又在後邊明間內擺設下許多果碟兒，留後坐四張桌子，都堆滿了。唱的唱，彈的彈，又吃了一回酒。喬太太再三說晚了，要起身。月娘眾人歎留不住，送在大門首，又攔門進酒，看放烟火。兩邊街上看的人

鱗次蜂排一般平安兒，同眾排軍執棍攔當。再三還湧擠上來，須臾放了一架烟火。兩邊人散了。喬太太和眾娘子方纔拜辭月娘等，起身上轎去了。那時也有三更天氣，然後又送應二嫂起身。月娘眾姊妹歸到後邊來，分付陳敬濟來興書童玳安兒，看着廳上收拾家活，管待戲子。并兩箇師範酒飯，與了五兩銀子，唱錢打發去了。月娘分付出來，剩饋下一桌餚饌，半罈酒，請傳夥計。賁四、陳姐夫說他每管事辛苦，大家吃鍾酒。就在大廳上安放一張桌兒，你爹不知多咱纔回。於是還有殘燈未盡，當下傳夥計賁四敬濟來保上坐，來興書童玳安平安打橫，把酒來斟來。保叫平安兒，你還委個人大門首，怕一時爹回，没人看門。平安道：我教畫童看着哩，不妨事。於是八個人猜枚飲酒，敬濟道：你每休猜枚，大驚小怪的。惹後邊聽見，咱不如悄悄行令兒耍子。每人要一句，說的出免罰，說不出罰一大盃。

該傳夥計先說堪笑元宵草物，貢四道人生歡樂有數，敬濟道：「趣此月色燈光來保道，咱且休要辜負來興道，纔約嬌兒不在，書童道：『又學大娘分付玳安道，雖然剝酒殘燈，平安道也是春風一度，眾人念畢，呵呵笑了。』正是——

飲罷酒闌人散後

不知明月轉花稍

第四十四回

避馬房侍女倚金

下象棋佳人消夜

滿江紅

晝日移陰攬衣起，春帟睡足，臨寶鑑，綠鬟絲亂，未飲裝束，蝶粉蜂黃，渾褪了枕痕一線，紅生玉背，盡闌脉脉，悄無言，尋棋局。

話說敬濟眾人同傳夥計前邊吃酒，吳大妗子轎子來了，收拾要家去，月娘款留再三，說道：「嫂子再住一夜兒，明日去罷。」吳大妗子道：「我連在衣籠

四十

家那里就是三四日了，家裡没人，你哥衙裡又有事，不得在家，我去罷。明日請姑娘衆位，好歹往我那里坐坐，晚夕走百病兒家來。月娘道：「俺們明日只是晚上些去罷了。」吳大妗子道：「姑娘早些坐轎子去，晚夕同走了來家就是了。」說畢，裝了一盒子元宵，一盒子饅頭，叫來安兒送大妗子到家。李桂姐等四個都磕了頭，拜辭月娘，也要家去。月娘道：「你們慌怎的，也就要去，還等你爹來家，他分付我留下你們，只怕他還有話和你們說，我是不敢放你去。」桂姐道：「爹去，吃酒到多，咱晚來家，俺們怎等的？」他娘先教我，和吳銀姐去罷。他兩個今日纔來，俺們住了兩日，媽在家裡，不知怎麼盼望。月娘道：「可的，就是你媽盼望，這一夜兒等不的。」李桂姐道：「娘且是說的好，我家裡没人，俺姐姐又被人包住了，寧可拿樂器來唱個與娘聽，娘放了奴去罷。」正說着，只見陳敬濟走進來，交剩下的賞賜，說道：「喬家并各

家貼轎賞一錢，共使了十包，重三兩，還剩下十包在此。月娘收了，桂姐便道：「我央及姑夫，你看外邊俺們的轎子來了。」不曾敬濟道：「只有他兩個的轎子，你和銀姐的轎子沒來，從頭裏不知誰回去了。」桂姐道：「姑夫，你真個回了，你哄我哩。」那陳敬濟道：「你不信，瞧去。」不是我不哄，你剛言未罷，只見琴童抱進毡包來說：「爹家來了。」月娘道：「早是你們不曾去，這不你爹來了。」不一時，西門慶進來，已帶七八分酒了，走入房中，正面坐下。董嬌兒、韓玉釧兒二人向前磕頭。西門慶問月娘道：「人都散了，怎的不教他唱？」月娘道：「他們在這裡求着我，要家去哩。」西門慶向桂姐說：「你和銀兒亦發過了節兒去，且打發他兩個去罷。」月娘道：「如何？」我說：「你們不信，恰相我哄你一般。」那桂姐把臉兒苦低着，不言語。西門慶問玳安：「他兩個轎子在這裡不？」曾玳安道：「只有董嬌兒、韓玉釧兒兩個頂轎子伺候着哩。」西門慶道：「我也不

吃酒了，你們拿樂器來，唱十段錦兒。我聽打發他兩個先去罷。」當下四個唱的：李桂姐彈琵琶，吳銀兒彈箏，韓玉釧兒撥阮，董嬌兒打着緊急鼓子。一遞一個唱十段錦，二十八半截兒。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在屋裡坐的聽唱，唱畢，西門慶與了韓玉釧、董嬌兒兩個唱錢，拜辭出門，留李桂姐、吳銀兒兩個。這裡歇罷，忽聽前邊玳安兒和琴童兒兩個嚷亂簇擁定李嬌兒房裡，夏花兒進來，稟西門慶說道：「小的剛送兩個唱的出去，打燈籠往馬房裡拌草牽馬上槽，只見二娘房裡夏花兒躲在馬槽底下，諛了小的，一跳不知甚麼緣故，小的每問着他，又不說。」西門慶聽見，就出外邊明間穿廊下椅子上坐著，一面叫琴童兒把那丫頭揪着跪下。西門慶問他：「往前邊做甚麼去？」那丫頭不言語。李嬌兒在傍邊說道：「我又不使你平白往馬房裡做甚麼去，見他慌做一團。」西門慶只說：「丫頭要

走之情卽令小廝搜他身上琴童把他拉倒在地只聽滑浪一聲從腰裡
吊下一件東西來西門慶問是甚麼玳安遞上去可霎作怪却是一錠金
子西門慶燈下看了道是頭裡不見了的那錠金子原來是你這奴才偷
了他說是拾的西門慶問是那裏拾的他又不言語西門慶心中大怒令
琴童往前邊取梭子來把丫頭撿起來撿的殺豬也是叫梭了半日又敲
二十敲月娘見他有酒了又不敢勸那丫頭挨忍不過方說我在六娘房
裡地下拾的西門慶方命放了梭子又分付與李嬌兒領到屋裡去明日
叫媒人卽時與我賣了這奴才還留着做甚麼李嬌兒沒的話說便道恁
賊奴才誰叫你往前頭去來三不知就出去了你就拾了他屋裡金子也
對我說一聲兒那夏花兒只是哭李嬌兒道梭死你這奴才纔好哩你還
哭西門慶道罷把金子交與月娘收了就往前邊李瓶兒房裡去了月娘

令小玉關上儀門因叫玉簫問頭裡這丫頭也往前邊去來麼小玉道三
娘三娘陪大妗子娘兒兩個往六娘那邊去他也跟了去來誰知他三不
知就偷了這錠金子在手裡頭裡聽見娘說爹使小廝買狼筋去了說的
他要不在的在廚房問我很筋是甚麼教俺每眾人笑道狼筋敢是很身上
的筋若是那個偷了東西不拿出來把狼筋抽將出來就纏在那人身上
抽攢的手脚兒都在一處他見咱說想必慌了到晚夕趕唱的出去就要
走的情見大門首有人纔藏入馬坊裡不想被小廝又看見了月娘道那
里看人去恁小丫頭原來這等賊頭鼠腦的就不是個台孩的且說李嬌
兒領夏花兒到房裡李桂姐甚是說夏花兒你原來是個傻孩子你恁十
五六歲也知道些人事兒還這等懵懂要着俺裡邊纔使不的這里沒人
你就拾了些東西來屋裡悄悄交與你娘就弄出來他在傍邊也好救你

你怎的不望他題一字兒。剛纔這等挨打着好麼。乾淨傻丫頭。常言道。穿青衣抱黑柱。你不是他這屋裡人。就不管你。剛纔這等掠掣着你。你娘臉上。有光沒光。又說他姑娘。你也忒不長俊。要是我怎教他。把我房裡丫頭對衆。挨恁一頓拶子。有不是。拉到房裡來。等我打。前邊幾房裡丫頭。怎的不拶。只拶你房裡丫頭。你是好欺負的。就鼻子口裡沒些氣兒。等不到明日。真個教他拉出這丫頭去罷。你也就沒句話兒說。你不說。等我說。休教他領出去。教別人笑話。你看看孟家的。和潘家的。兩個就是狐狸一般。你怎問的他過。因叫夏花兒過來。問他。你出去。不出去。那丫頭道。我不出去。桂姐道。你不去。今後要貼你娘的心。凡事要你和。他一心一計。不拘拿了甚麼。交付與他。也似元宵一般。擡舉你。那夏花兒說。姐分付我知道。不按下這里教唆夏花兒不題。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李瓶兒房裡。只見李

瓶兒和吳銀兒炕上做一處坐的。心中就要脫衣去睡。李瓶兒道。銀姐在這里沒地方兒安插你。且過一家兒罷。西門慶道。怎的沒地方兒。你娘兒兩個在兩邊。等我在當中睡。就是李瓶兒便。睜他一眼兒。道。你就說下道兒去了。西門慶道。我如今在那里睡。李瓶兒道。你過六姐那邊去睡。一夜罷。西門慶坐了一回。起身說道。也罷也罷。省的我打攬你娘兒們。我過那邊屋裡睡去罷。于是一直走過金蓮這邊來。金蓮聽見西門慶進房來。天上落下來一般。向前與他接衣解帶。鋪陳牀鋪。展放絞綃。吃了茶。兩個上牀歇宿不題。李瓶兒這裡打發西門慶出來。和吳銀兒兩個燈下放炕。卓兒擺下棋子。對坐下象棋兒。分付迎春。拿個菓盒兒。把甜金華酒篩一壺兒來。我和銀姐吃。因問銀姐。你吃飯。教他盛飯來。你吃。吳銀兒道。娘我不餓。你叫姐盛來。李瓶兒道。也罷。銀姐不吃饭。你盒個盒蓋兒。我揀粧裡有

菓餡餅兒、拾四個兒來與銀姐吃罷、須臾迎春都拿了放在傍邊、李瓶兒與吳銀兒下了三盤棋、篩上酒來、拿銀鍾兒兩個共飲、吳銀兒叫迎春、姐你遞過琵琶來、我唱個曲兒與娘聽、李瓶兒道、姐姐不唱罷、小大官兒睡着了、他爹那邊又聽着、教他說咱擲骰子耍耍罷、于是教迎春遞過色盆來、兩個擲骰兒賭酒爲樂、擲了一回、吳銀兒因叫迎春、姐你那邊屋裡請過妳媽兒來、教他吃鍾酒兒、迎春道、他揀着哥兒在那邊炕上睡哩、李瓶兒道、教他揀着孩子睡罷、拿一甌子酒送與他吃、就是了、你不知俺這小大官、好不伶俐、人只離開他、就醒了、有一日兒在我這邊炕上睡、他爹這裡略動一動兒、就睜開眼醒了、恰似知道的一般、教奶子抱了去、那邊屋裡只是哭、只要我揀着他、吳銀兒笑道、娘有了哥兒、和爹自在、費兒也不得睡、一個兒、爹幾日來這屋裡走一遭兒、李瓶兒道、他也不論過着一遭

也不可知、兩遭也不可知、常進屋裡爲這孩子來、看不打緊、教人把肚子也氣破了、將他爹和這孩子背地呢的、日湛湛的、我是不消說的、只與人家墊舌根、誰和他有甚麼大閒事、寧可他來、我這裡還好、第二日、教人看兒眼兒、只說俺們把攔漢子像、剛纔到這屋裡、我就攔攔他出去、銀姐你不知道、俺家人多舌頭多、今日爲不見了這定金子、早是你看着、就有人氣不憤、在後邊調白你、大娘說拿金子進我屋裡來、怎的不見了、落後不想是你二娘屋裡、丫頭偷了、纔顯出個青紅皂白來、不然綁着鬼、只是俺屋裡丫頭和奶子老馮媽、媽急的那哭、只要尋死、說道若沒有這金子、我也不家去、落後見有了金子、那咱纔打了燈家去了、吳銀兒道、娘也罷、你看爹的面上、你守着哥兒、慢慢過到那里、是那里論起後邊、大娘沒甚言語也罷了、倒只是別人見娘生了哥兒、未免都有些兒氣、爹他老人家

有此主就。好李瓶兒道：若不是你爹和你大娘看覷這孩子，也活不到如今說話之間。你一鍾我一盞，不覺坐到三更天氣，方纔宿歇。正是

得意客來情不厭

知心人到話相投

第四十五回

應伯爵勸當銅鑼

李瓶兒解衣銀姐

玉蝴蝶後

徘徊相期酒會三千朱履，十二金釵雅俗熙熙下車成宴，盡春臺好雍容。東山妓女堪笑傲，北海樽罍且追陪。鳳池歸去，那更重來。話說西門慶因放假沒往衙門裡去，早辰起來，前廳看着差玳安送兩張桌面與喬家去，一張與喬五太太，一張與喬大戶娘子，俱有高頂方糖時件、樹菓之類。喬五太太賞了兩方手帕，三錢銀子；喬大戶娘子是一疋青絹，俱不必細說。原來應伯爵自從與西門慶作別，趕到黃四家，黃四又早

夥中封下十兩銀子謝他。大官人分付教俺過節去，口氣只是提那五百兩銀子文書的情。你我錢糧拿甚麼支持？應伯爵道：你如今還得多少纔勾？黃四道：李三哥他不知道，只要靠着間那內臣借，一般也是五分、行利，不如這裡借着衙門中勢力兒，就是上下使用也省些。如今我等再借出五十個銀子來，把一千兩合用，就是每月也好認利錢。應伯爵聽了，低了低頭兒說道：不打緊，假若我替你說成了，你夥計六人怎生謝我？黃四道：我對李三說，夥中再送五兩銀子與你。伯爵道：休說五兩的話，要我手段五兩銀子要不了你的。我只消一言替你每巧一巧兒，就在裡頭了。今日俺房下往他家吃酒，我且不去，明日他請俺們晚夕賞燈，你兩個明日絕早買四樣好下飯，再着上一罈金華酒，不要叫唱的。他家裡有李桂兒、吳銀兒，還沒去哩。你院裏叫上六個吹打的，等我領着送子去。他就要請你

兩個坐我在旁邊，只消一言半句，骨精就替你說成了，找出五百兩銀子來，另搗一千兩文書，一個月滿破認他三十兩銀子，那裡不去了，只當你包了一個月老婆了。常言道：秀才無假漆，無真進錢糧之時，香裡頭多放些木頭，蠟裡頭多搵些柏油，那裡查帳去，不圖打魚，只圖混水，借着他這名聲兒，纔好行事。於是計議已定，到次日，李三、黃四果然買了酒禮，伯爵領着兩個小廝，擡送到西門慶家來。西門慶正在前廳打發桌面，只見伯爵來到，作了揖，道：「及昨日房下在這裡打攪，回家晚了。」西門慶道：「我昨日周南軒那裡吃酒，回家也有一更天氣，也不曾見的新親戚，老早就去了。今日衙門中放假，也沒去說畢，坐了。」伯爵就喚李錦，你把禮擡進來。不一時，兩個擡進儀門裡放下。伯爵道：「李三哥、黃四哥，再三對我說，受你大恩，節間沒甚麼，買了些微禮來，孝順你賞人，只見兩個小廝向前磕頭。」西門

慶道：「你們又送這禮來做甚麼？我也不好受的，還教他擡回去。」伯爵道：「哥，你不受他的，這一擡出去，就醜死了，他還要叫唱的來伏侍，是我阻住他，不叫了。」六名吹打的在外邊伺候。西門慶向伯爵道：「他既叫將來了，莫不又打發他，不如請他兩個來坐坐罷。」伯爵得的一聲兒，就叫過李錦來，分付到家，對你爹說，老爹收了禮了，這裡不着人請去了，叫你爹同黃四爹早來這裡坐坐。那李錦應諾下去，須臾收進禮去，令玳安封二錢銀子賞他磕頭去了。六名吹打的下邊伺候，少頃，基童兒擎茶來，西門慶陪伯爵吃了茶，就讓伯爵西廂房裡坐。因問伯爵：「你今日沒會謝子純？」伯爵道：「我早辰起來時，李三就到我那裡，看着打發了禮來，誰得閑去會他？」西門慶道：「即使基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不一時書童兒放桌兒，擺飯兩個同吃了飯，收了家伙去。」西門慶就與伯爵兩個賭酒兒，打幾陸，伯爵趁謝希大

金瓶梅 九卷
未來乘先問西門慶道哥明日我與李智黃四多少銀子西門慶道把舊文書收了另搗五百兩銀子文書就是了伯爵道這等也罷了哥你不如找足了一千兩到明日也好認利錢我又一句話那金子你用不着還等一百五十兩與他再我不多兒了西門慶聽罷道你也說的是我明日再找三百五十兩與他罷改一千兩銀子文書就是了省的金子放在家也只是閒着兩個正打雙陸忽見玳安兒來說道賁四拏了一座大螺蛳大理石屏風兩架銅鑼銅鼓連鑼兒說是白皇親家的要當三十兩銀子爹當與他不當西門慶道你教賁四拿進來我瞧不一時賁四同兩個人擡進去放在廳堂上西門慶與伯爵丟下雙陸走出來看原來是三尺闊五尺高可桌放的螺蛳描金大理石屏風端的黑白分明伯爵觀了一回恰與西門慶道哥你仔細瞧恰好似蹲着個鎮宅獅子一般兩架銅鑼銅鼓

都是彩畫生粧雕刻雲頭十分齊整在傍一力攏撥說道哥該當亦他的休說兩架銅鼓只一架屏風五十兩銀子還沒處尋去西門慶道不知他明日贖不贖伯爵道沒的說贖甚麼下坡車兒營生及到三年過來七本八利相等西門慶道也罷教你姐夫前邊舖子裡兌三十兩與他罷剛打發去了西門慶把屏風拂拭乾淨安在大廳正面左右看視金碧彩雲交輝因問吹打樂工吃了飯不曾琴童道在下邊吃飯哩西門慶道叫他吃了飯來吹打一回我聽于是廳內擡出大鼓來穿廊下邊一帶安放銅鑼銅鼓吹打起來端的聲震雲霄韻驚魚鳥正吹打着只見棋童兒請謝希大到了進來與二人唱了喏西門慶道謝子純你過來估估這座屏風兒值多少價謝希大近前觀看了半日口裡只顧誇獎不已說道哥這屏風買得巧也得一百兩銀子少也他不肯伯爵道你看連這外邊兩架銅

伯爵希
大一鼓
一銀印
兩張嘴
可當銀
百千兩

鑼銅鼓帶鑼兒通共與了三十兩銀子那謝希大拍着手兒叫道我的
南無耶那裡尋本兒利兒休說屏風三十兩銀子還攪給不起這兩架銅
鑼銅鼓來看這兩座架子做的這工夫硃紅彩漆都照依官司裡的樣
範少說也有四十觔响銅該值多少銀子怪不的一物一主那裡有哥這
等大福偏有這樣巧價兒來尋你的說了一回西門慶請入書房裡坐的
不一時李智黃四也到了西門慶說道你兩個如何又費心送禮來我又
不好受你的那李智黃四慌的說道小人惶恐微物胡亂與老爹賞人罷
了蒙老爹呼喚不敢不來于是搬過座兒來打橫坐了須臾小廝畫童兒
擎了五盞茶上來眾人吃了少頃玳安走上來請問爹在那里放桌兒西
門慶道就在這裡坐罷于是玳安與書童兩個擡了一張八仙桌兒騎着
火盆安放伯爵希大居上西門慶主位李智黃四兩邊打橫坐了須臾擎

上春繁按酒大盤大碗湯飯點心各樣下飯酒泛羊羔湯浮桃浪樂工都
在窗外吹打西門慶叫了吳銀兒席上通酒這裡前邊飲酒不題却說李
桂姐家保兒吳銀兒家丫頭蠟梅都叫了轎子來接那桂姐聽見保兒來
慌的走到門外和保兒兩個悄悄說了半日話回到上房告辭要回家去
月娘再三留他道俺每如今便都往吳大妗子家去連你每也帶了去你
越發晚了從他那裡起身也不用轎子伴俺每走百病兒就往家去便了
桂姐道娘不知我家裡無人俺姐姐又不在家有我五姨媽那裡又請了
許多人來做盒子會不知怎麼盼我昨日等了我一日他不急時不使將
保兒來接我若是閑常日子隨娘留我幾日我也住了月娘見他不肯一
面教玉簫將他那原來的盒子裝了一盒元宵一盒白糖薄脆交與保兒
撥着又與桂姐一兩銀子打發他回去這桂姐先辭月娘眾人然後他姑

娘送他到前邊，叫畫童替他抱了毡包，竟來書房門首，教玳安請出西門慶來說話。這玳安慢慢掀簾子，進入書房，向西門慶請道：「桂姐家去請爹說話。」應伯爵道：「李桂兒這小淫婦兒，原來還沒去哩。」西門慶道：「他今日纔家去。」一面走出前邊來，李桂姐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說道：「打攬爹娘這裡。」西門慶道：「你明日家去罷。」桂姐道：「家裡無人，媽使保兒拿轎子來接了。」又道：「我還有一件事對爹說。」俺姑娘房裡那孩子，休要領出去罷。俺姑娘昨日晚夕，又打了他幾下，說起來還小哩，也不知道甚麼，吃我說了他幾句，從今改了他說，再不敢了。不爭打發他出去。」大節間，俺姑娘房中沒個人，使他心裡不急麼。自古木杓火杖兒短，強如手撥刺。爹好，我看我分上留下這丫頭罷。」西門慶道：「既是你恁說，留下這奴才罷。」玳安分付玳安，你去後邊對你大娘說，休要叫媒人去了。」玳安見畫童兒抱着桂姐毡包，說道：

拿桂姨毡包等，我抱着，教畫童兒後邊說去罷。那畫童應喏，一直往後邊去了。桂姐與西門慶說畢，又到窰子前，叫道：「應花子，我不拜你了，你娘家去。」伯爵道：「拉回賊小淫婦兒來，休放他去了。」叫他且唱一套兒，與我聽聽。」桂姐道：「等你娘閒了，唱與你聽。」伯爵道：「恁大白日就家去了，便益了賊小淫婦兒了。」後到黑還接好幾個漢子，桂姐道：「汗邪了，你這花子，一面笑了出去。」玳安跟着打發他上轎去了。西門慶與桂姐說了話，就後邊更衣去了。應伯爵向謝希大說：「李家桂兒這小淫婦兒，就是個真脫牢的強盜，越發賊的疼人。」子恁個大節，他肯只顧在人家住着，鴉子來叫他，又不知家裡有甚麼人兒等着他哩。」謝希大道：「你好猜悄悄，向伯爵耳邊如此這般說，未幾句，伯爵道：「悄悄兒說哥，正不知道哩。」不一時，西門慶走的脚步兒响，兩個就不言語了。」這應伯爵就把吳銀兒樓在懷裡，和他一遞一口

兒吃酒說道是我這乾女兒又溫柔又軟款強如李家狗不要的小淫婦兒一百倍了吳銀兒笑道二爹好罵說一個就比一個來俺桂姐沒惱着你老人家方之地也有賢有愚可可兒一個就比一個來俺桂姐沒惱着你老人家西門慶道你問賊狗才單管只六說白道的伯爵道你休管他等我守着我這乾女兒過日子乾女兒過來拿琵琶且先唱個兒我聽這吳銀兒不忙不慌輕舒玉指款跨絞綃把琵琶橫于膝上低低唱了一回柳搖金伯爵吃過酒又遞謝希大吳銀兒又唱了一套這裡吳銀兒遞酒彈唱不題且說畫童兒走到後邊月娘正和孟玉樓李瓶兒大姐雪娥并大師父都在上房裡坐的只見畫童兒進來月娘纔待使他叫老馮來領夏花兒出去畫童便道爹使小的對大娘說教且不要領他出去罷了月娘道你爹教賣他怎的又不賣他了你實說是誰對你爹說教休要領他出去畫童

兒道剛纔小的抱着桂姨毡包桂姨臨去對爹說央及留下了將就使罷爹使玳安進來對娘說玳安不進來使小的進來他就奪過毡包送桂姨去了這月娘聽了既有幾分惱在心中罵玳安道慙賊兩頭獻勤欺主的奴才嗔道頭裡使他叫媒人他就說道爹叫領出去原來都是他弄鬼如今又幹辨着送他去了住回等他進後來和他答話正說着只見吳銀兒前邊唱了進來月娘對他說你家蠟梅接你來了李家桂兒家去了你莫不也要家去了罷吳銀兒道娘既留我我又家去顯的不識敬重了因問蠟梅你來做甚麼蠟梅道媽使我來瞧瞧你吳銀兒問道家裡沒甚勾當蠟梅道沒甚事吳銀兒道既沒事你來接我怎的你家去罷娘留下我晚夕還同衆娘們說畢蠟梅就要走月娘道你叫他回來打發他吃些甚麼兒吳銀兒道你太奶奶賞你東西吃哩等着就把衣裳包了帶了家去對

金瓶梅 九卷 三十七
媽媽說休教轎子來晚夕我走了家去因問吳惠怎的不來蠟梅道他在
家裡害眼哩月娘分付玉簫領蠟梅到後邊拿下兩碗肉一盤子饅頭一
甌子酒打發他吃又拿他原來的盒子裝了一盒細茶食回與他拏去原
來吳銀兒的衣裳包兒放在李瓶兒房裡李瓶兒早尋下一套上色織金
段子衣服兩方銷金汗巾兒一兩銀子安放在他毡包內與他那吳銀兒
喜孜孜辭道娘我不要這衣服罷又笑嘻嘻道實和娘說我沒個白襖兒
穿娘收了這段子衣服不拘娘的甚麼舊白綾襖兒與我一件兒穿罷李
瓶兒道我的白襖兒寬大你怎的穿叫迎春拿鑰匙大櫥櫃裡拏一疋整
白綾來與銀姐對你媽說教裁縫替你裁兩件好襖兒因問你要花的要
素的吳銀兒道娘我要素的罷看襯着比甲兒好穿笑嘻嘻向迎春說道
又起動姐往樓上走一遭明日我沒甚麼孝順只是唱曲兒與姐姐聽罷

了須臾迎春從樓上取了一疋松江闊機尖素白綾下號兒寫着重三十
八兩遞與吳銀兒銀兒連忙與李瓶兒磕了四個頭起來又深深拜了迎
春八拜李瓶兒道銀姐你把這段子衣服還包了去早晚做酒衣兒穿吳
銀兒道娘賞了白綾做襖兒怎好又包了這衣服去于是又磕頭謝了不
一時蠟梅吃了東西交與他都拿回家去了月娘便說銀姐你這等我纔
喜歡休學李桂兒那等喬張致昨日和今早只相臥不住虎子一般留不
住的只要家去可可兒家裡就忙的恁樣兒連唱也不用心唱了見他家
人來接飯也不吃就去了銀姐你快休學他吳銀兒道好娘這裡一個爹
娘宅裡是那個去處就有虛實放着別處使敢在這裡使桂姐年幼他不
知事俺娘休要惱他正說着只見吳大妗子家使了小廝來定兒來請說
道俺娘上覆三姑娘好友同衆位娘并桂姐銀姐請早些過去罷又請雪

銀兒瓶
兒兩個
好入金
運桂兒
一對辣
手

金瓶梅 第九卷
姑娘也走走月娘道你到家對你娘說俺們如今便收拾去二娘害腿疼
不去他在家看家了你姑夫今日前邊有人吃酒家裡沒人後邊姐也不
去李桂姐家去了連大娘銀姐和我們六位去你家少費心整治甚麼俺
們坐一回晚上就來因問來定兒你家叫了誰在那裡唱來定兒道是郁
大姐說畢來定兒先去了月娘一面同玉樓金蓮李瓶兒大姐并吳銀兒
對西門慶說了分付奶子在家看哥兒都穿戴收拾共六頂轎子起身派
定玳安兒棋童兒來安兒三個小廝四個排軍跟轎往吳大妗子家來正
是

萬井風光春落盡
門燈火夜沉沉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十

第四十六回 元夜遊行遇雪雨 妻妾戲笑卜龜兒

浪淘沙

小市東門欲雪天
衆中依約見神仙
葢黃香盡貼金蟬
飲散黃昏入草草醉容無語立門前
馬嘶塵哄一街烟

話說西門慶那日打發吳月娘衆人往吳大妗子家吃酒去了李智黃四
約坐到黃昏時分就告辭起身伯爵趕送出去如此這般告訴我己替二
公說了准在明日還找五百兩銀子那李智黃四向伯爵打了恭又打恭
去了伯爵復到廂房中和謝希大陪西門慶飲酒只見李銘掀簾子進來
伯爵看見便道李日新來了李銘扒在地下磕頭西門慶問道吳惠怎的
不來李銘道吳惠今日東平府官身也沒去在家裡害眼小的叫了王桂